

清明祭

——四五运动纪实



师东兵/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清明祭

——四五运动纪实

师东兵/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清 明 祭

——四五运动纪实

师东兵 著

责任编辑 蔡 瑛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卫生厅青年印刷厂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31千字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7-215-03677-4/K·553

定价 11.00元

目 录

- 第一章** 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在 1976 年再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1)
- 第二章** 一颗灿烂的明星,在夜空中陨落了
..... (15)
- 第三章** 毛泽东在最悲痛中点头:“让邓小平最后亮个相。” (25)
- 第四章** 毛泽东惨淡地笑了笑:“我就是要让一个自己认为自己不行的人当总理!”
..... (36)
- 第五章** 愤怒和不满从四面八方涌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不可避免地即将出现 (47)
- 第六章** 导火索终于被江青拉响了 (58)
- 第七章** 天安门广场不再沉默 (71)
- 第八章** 滚油岂能浇灭烈火 (86)
- 第九章** 毛泽东预见到了危局,仍要打一张有风险的牌 (97)
- 第十章** 雨泪歌悲祭清明 (106)
- 第十一章** 钓鱼台里的灯光 (116)
- 第十二章** 王洪文密查广场上的悼念洪流
..... (129)

第十三章	“这是春雷，解冻的日子快到了”	(143)
第十四章	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拍案而起	(155)
第十五章	毛泽东断断续续而有力地说：“好！”	(166)
第十六章	“还我花园，还我战友”的呼声，点燃了群众抗暴的烈火	(175)
第十七章	“联合指挥部”里冒出了滚滚浓烟	(186)
第十八章	英雄纪念碑上，溅上了斑斑血泪	(204)
第十九章	血写的历史和写历史的人们	(218)
第二十章	霹雳震撼万人家	(228)
第二十一章	“英雄们”如是说	(239)
第二十二章	巨人清醒时	(250)
第二十三章	又一颗巨星陨落了	(260)
第二十四章	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变成了批邓声讨会	(273)
第二十五章	“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	(286)
第二十六章	细听当年音	(297)
第二十七章	“造反”浪涛高高起	(309)
第二十八章	叶剑英并未生病	(319)
第二十九章	华国锋的困惑	(330)

第一章

毛泽东下定决心， 要在 1976 年再干一 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毛泽东的 82 岁生日，是在忧虑、不安和疾病的煎熬中度过的。从来主张祝寿的他，仅在最小的范围内庆祝了他的诞辰。除了他的妻子江青和毛远新等亲属外，只有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他的住处看望了他。整个中南海里，显得冷冷清清。

毛泽东步履艰难，已经不能和亲友们 在宴席上欢聚举杯，只能默默地坐在沙发里，举着斟满茅台酒的杯子，依次向来祝贺的人点首示意。当轮到张春桥和他碰杯时，他心中一阵惊悸。他的脸色黄里泛白，面部肌肉下耷面出现褐纹，眼圈微微发青，当初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臂挥手、接见百万红卫兵

队伍的英风雄姿已经荡然无存。

“春桥，还写文章吗？”

听到毛泽东含混不消地问他，他马上回答：“主席，我正在思考一些问题，还没动手写。我准备再作一些调查研究，把问题想得更深更透时再动笔。”

毛泽东显得精神了，脸上出现了少有的笑容，他朝在场的江青、毛远新、王洪文、姚文元和其他几位年轻人点点头，他们会意了，意识到他有话要讲，于是不约而同地往他身边移了移，那两个年轻人立刻准备好纸笔，准备记录。毛泽东则把脑袋靠在后背上，脸朝着天花板喘息起来。这使毛远新感到一种不安。他早就提出要给伯父特意定做一张座椅，以便适应他现在的病情，但毛泽东坚决拒绝了。直到此刻，他在衣、食和其他物质享受方面的要求是非常简朴而又大众化的。他不吃别人给他提供的任何滋补药品，也不搞其他自己认为是特殊化的奢侈用品，始终保持着他在延安时就养成的那种生活习惯。就连张春桥也不得不佩服，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毛泽东的清淡和艰苦，将是任何人都是难以想象的。他十多年来就在这里会见了许多外国元首和友人。这里的一切，将会随着他的业绩，代代相传。

张春桥向毛泽东介绍了清华大学进行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似乎很有见地地说：“这场大辩论的实质，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要不要搞，我们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从主席对清华大学的问题作了批示后，我们同邓小平同志的分歧日益明朗化，也更加尖锐化了。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基本上是穿新鞋、走老路。他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要重新开辟他们过去的时代。辩论就是围

绕着这一系列问题展开的。但斗争却是他们挑起的。”

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

1975年8月和10月，邓小平转送给毛泽东两封信，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市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等四人写的。信中说：“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勾结谢静宜，在学校大搞法西斯统治，他们名曰教育革命，实则认人唯亲，以我划线，作风上跋扈专横、道德败坏，严重地破坏了正常教学。把个好端端的清华大学，变得连中学、小学都不如。教育质量一年不如一年，甚至每天愈下。特别是迟群，由于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以后，没当上中央委员、教育部部长，对毛主席、周总理极端不满，公开散布攻击党中央和其他领导同志的言论，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信的最后请求毛泽东和党中央调查落实他们的反映，以便处理。

邓小平对毛泽东说：“他们的信，反映了教育战线的普遍问题，如不解决，势必会拖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刘冰等人早就把迟群和谢静宜的问题向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同志和周荣鑫部长作了反映，但迟群和谢静宜总是打上您的旗号招摇过市，他们不便处理。”

“依你之见呢？”毛泽东问道。

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说：“依我看下决心整顿，不捅点马蜂窝从根本上解决不了问题。”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那好，信先放下，我看看再说。”

教育部长周荣鑫获悉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他坚信毛泽东会作出有利于他们的选择的。他在小范围内宣传：“迟群迟早会完蛋，我看他再也跳不了几天了。只要中央派人调查，他

的问题远远不止刘冰所告的那些。”

10月25日，毛泽东又收到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的一封信，信中赞扬迟群严以律己，品德高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教育革命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在教育战线上是有影响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一贯在组织上搞宗派的周荣鑫部长，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竭力在各种场合下攻击诬蔑迟群同志，以便把他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他们搞垮了迟群，就否定了科教战线几年来的工作和成绩。”

毛泽东看罢信，很高兴地说：“好，有了不同意见了，有对立面就好办，可以辨明真相了。”于是，他马上作了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张春桥派人听取了双方意见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当着刘冰等人的面出其不意地传达毛泽东对他们信的批示。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毛泽东一下子端出了邓小平，把他推到了所谓路线斗争的另一边去了。这实际上等于把他这几年来工作重新划了个句号。

顿时，舆论大哗。清华大学的大辩论，像一场风暴，迅速席卷了整个神州大地。

11月8日，张春桥代表中央，宣布了周荣鑫停职作检查的决定。清华大学先是召开了有1300多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

议,11月18日又召开了全校大会,公开批判周荣鑫和刘冰等人。会议特别邀请邓小平出席。但邓小平只参加会议却不表态。迟群当着邓小平的面提出一连串问题要他回答,邓小平沉默抗拒,一笑置之。会议还没结束,就夹着皮包拂袖而去。

12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文章;劈头指出:“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熟悉中央内情的人,一看这篇文章就知道其锋芒是冲着邓小平来的。胡耀邦拍着桌子连连摇头:“坏了坏了,邓小平同志有第二次打倒的危险。”

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继在北京召开了有130名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后,又于11月26日,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报了打招呼会议情

况，要求在党委常委中传达讨论。

毛远新在政治局会议上，以毛泽东联络员的身份说：“主席决定采取这一系列的措施，就是为即将出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作准备，下点毛毛雨，让大家不要感到突然，同时也是为了挽救一批干部，使同志们不犯或少犯错误。”

华国锋一改历次政治局会上不多讲话的惯例，率先表态：“听了毛主席的指示，我非常激动，深感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非常及时，字字句句击中了修正主义路线的要害。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可是有些人，例如小平同志却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实际上是想向江青同志，想向毛主席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想翻案，这是不能允许的，既然修正主义要向我们挑战，那我们除了应战决无其他的选择。”

毛泽东听了毛远新汇报的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后，满意地说：“国锋同志的头脑，是很清醒的。”

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正式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一个星期后，中央又转发了一份《外交通报》，即张春桥向阿尔巴尼亚客人介绍当前教育革命大辩论的谈话。张春桥说：“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因而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出现了大好形势。但是，有人说这十七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于是，大辩论、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样，实际上等于把中央最高层的分歧和斗争公开暴露到了国际上。

自从清华大学展开大辩论后，邓小平多次提出要见毛泽东，毛泽东说：“他无非是想和我辩论，让我听他的，我没精力和他罗嗦了，让他和清华的师生及广大人民去辩论吧。只要人民听他的，那好么，那我们夹起皮包走路。依我看，人民不会听他的，他翻案不得人心！”

毛泽东的态度，使政治局的大多数成员都看出，邓小平的倒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但这一切，都只限于中共中央最高层。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这些还是绝密的内容。

毛泽东在这种形势下，和亲友们一块庆祝他的 82 岁生日，难免会感到一股苦涩的滋味。他环视了一遍周围的人，半是认真、半是解嘲地说：“我这一辈子，每天都充满着斗争。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这话一点都不假。中国有八亿多人口，不斗行吗？你不斗他，他就要斗你。与其让人家斗我们，不如我们去斗资产阶级。所以斗来斗去，我身旁就剩下你们这几个人喽。”说罢，他自己笑了笑。

江青、毛远新本来也想跟着笑，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怎么也笑不起来。张春桥等人也是如此。

王洪文说：“清华大学的大辩论实际上是路线斗争。”

毛泽东说：“当前大辩论主要应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主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规，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他们搞无政府主义，弄得民怨沸腾，现在比较稳妥，你们斗出了点水平。”

“主席，搞这次斗争也是有阻力的。”江青插话道，“阻力还是来自走资派。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老同志，公开宣扬搞大辩论不利于安定团结，还想搞他那个三项指示为纲。”

毛泽东喘了口气，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邓小平就代表那个算帐派。搞反击右倾翻案风，阻力就在于有些人不想斗争，不想前进了。他们没有看到阶级斗争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每到革命取得一定胜利的阶段，总要有人停下来，不想革命了。”张春桥说。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毛泽东的目光对准了王洪文，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啊！”

江青站起来，走到负责记录的两位秘书跟前，嘱咐说：“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今天讲这些话，更是不同寻常。你们一定要记录准确。”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毛泽东讲着讲着闭上了眼睛，任他的思绪在他那广阔的天地间驰骋。“总是一部分人党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你王洪文不

是走资派压你，你才起来革命的吗？当了党的副主席就不革命了？我想你还是要革命的。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姚文元结结巴巴地插话：“主席，我、我看小平同志不讲阶级斗争。他那三项指示为纲的要害就是背叛阶级斗争。不知我这样的提法对不对？”

毛泽东似乎不想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他说：“1949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13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了，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这时，江青紧接着插话：“邓小平同志也要拼命地保护那些正在走的，而且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毛泽东向她摆摆手，示意她不要多嘴，然后接着说：“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么？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邓小平同志就是这样的人。春桥，你是分管教育的，大辩论中大学生们的认识怎样？”

“还是分左、中、右。少数人对邓小平、周荣鑫、刘冰他们鼓吹的谬论很欣赏，他们想进象牙塔，认为自己的水平比工人高了。”

毛泽东笑了笑，说：“上了大学，就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

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姚文元说：“周荣鑫、刘冰这些人攻击左派的一个主要借口，就是说清华大学的学生不读书，教学质量下降。”

毛泽东想抬起手，仍像当年那样作个潇洒、有力的劈手动作，但手刚抬到一半就滑下来了，他摇摇头，继续说：“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有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邓小平同志支持那些人的观点，其实连他们自己都否定了。洪文同志，通过开一系列打招呼会议，全国的反应怎么样啊？”

王洪文身子前倾，轻声说：“总的来说不错。各地的同志纷纷向中央表态，拥护中央的决策，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但是有些老同志的思想跟不上来，他们对邓小平等人的主张很留恋，似乎还不大通。”

“对一些老同志还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做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删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洪文同志，我看你有点轻视老同志，总是认为人老了就一定保守，动不动就说老家伙。这不好呢。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并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邓小平~~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江青~~气愤地说~~：“刘冰、周荣鑫他们算老几？关键是那个邓小平，他是~~党首~~邓小平鬼得很，他看见主席老了，身体也不好，加上~~总理~~又~~放手~~让他干，他觉得他自己羽毛丰满，可以和我们拼一拼了，我们这次就干脆来和他拼一拼吧。”

毛泽东突然想到了什么，用左手托住额头，在沙发的扶手的支撑下感了一会。江青、毛远新过来扶住他，问他需要不需要躺下，毛泽东果断地摇摇头：“不，我还能坚持。喂，你们几个人经常去看恩来吗？”

张春桥立刻意识到了什么，他点点头：“是的，我们经常去看。”

“他还能支撑多久？”

这下，江青、王洪文、张春桥、毛远新等人面面相觑，一时感到难以回答。沉吟片刻，毛远新开了口：“据总理医疗组的同志报告，他于12月13日作了第13次手术，已经不能自己吃饭了。每天由医生和护士给他胃里灌流食。他连坐起来的可能都没有了，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导尿。据说，他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整个烂了。我看，最多能支持到明年上半年就不错了。”

闻听此言，毛泽东脸上呈现出痛苦和难过之色。他又呆了半晌，才问：“总理能坚持到明年五一吗？”

“够呛！”张春桥只得实情相告，“这件事我问过医生。医生说总理随时都有救不过来的可能。我们的医护人员，已经为他作了最大的努力。”

毛泽东缓缓地说：“我和恩来共事近半个世纪，他是个好同志，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错误，可以不提了。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我不能和他共同配合地搞了，只能由我重上井冈山吧！”他给机要秘书招招手，她从文件柜里拿出几页纸递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看过之后，才微微一笑：“马上就要过元旦了，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这两首词，算我献给1976年的礼物。”

江青接过来一看，原来上面是由秘书整整齐齐抄好的两首词，一首是毛泽东在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后填写的水调歌头，另一首是《念奴娇·鸟儿问答》，是回击赫鲁晓夫集团的。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他赶在元旦发表这两首词，都是他决心要在1976年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的显示。

张春桥接过那两首词，很有感情而又有节奏地朗诵起《重上井冈山》这首词来：“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